



目击者

《死亡日记》的见证

瘦马 / 著

2000年的人类心灵史，势将铭刻这个平民的名字——陆幼青。他策划并以身相试的“死亡直播”事件，他撰写的《死亡日记》，他对生死命题的独到诠释……这一切所带来的震撼效应，已远远超越了事件和文本自身的意义，而具有了人类普遍精神的价值。当然，相伴这一切的，还有疑惑、谜团、各种猜测与传言，等待着解答——证实或证伪……

瘦马，作为“死亡直播”事件的第一目击人与全程参与者，在本书中不仅将为您和盘托出事件的真相，还将触及到人性高贵与卑微的复杂内涵。

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同时又是一份充满人道情怀的礼品，谨献给普天下所有遭遇不幸却不减生命热情的灵魂。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著
瘦马

《死亡日记》的见证者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目击者——《死亡日记》的见证 / 瘦马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99-1522-6

I . 目 … II . 瘦 …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664 号

书 名 目击者——《死亡日记》的见证

作 者 瘦 马

环衬绘画 韦尔乔

责任编辑 于奎潮 麦绣文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镇江新光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 万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22—6/I · 1428

定 价 12.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吾师吾友陆幼青

“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Will(朱威廉)

陆先生的日记发表到 25 日为止总共三十四篇，历时三个半月。三十几篇日记若出自一个健康人之手也许并不困难，可对于一个需要忍受着巨大痛苦并随时面临死亡的人来说，确实需要毅力和勇气。

我同陆先生总共见过三次面，前两次因为来去匆匆，没能多交流。第三次我和他还有他的夫人时牧言女士在上海虹桥路一家咖啡厅小聚，那是我们第一次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面对面地交谈。陆先生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可谈吐间依旧不失幽默典雅的风范。我们从过去谈到了未来，包括我们各自的事业、理想，当然，还有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文学。

谈到《死亡日记》的时候，陆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很好，只是服务器不堪重负，差点被每天多出来的几十万流量拖垮，不过我们做了扩大，应付得下来。他又关心到某些指责“榕树下”在利用《死亡日

记》炒作的言论，我说我们没有这种顾虑，“榕树下”非但没有为此设立专卖区，也不向网友收费，更没有广告，随他们说去吧。那天我们畅所欲言，谈得非常愉快。

陆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我不是指那种无畏于死亡的精神，因为陆先生的日记里无处不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我敬佩的是陆先生的坦诚与从容，以及那种在岁月将尽还能直面生活的勇气。这点在他的妻子和女儿身上也能感受得到。时牧言女士无论在什么时候始终大方得体，面带笑容。小女儿陆天又也保持着天真活泼。一个家庭在最艰难的时刻不但没被击垮，出现那种悲悲戚戚的场面，反而互诉爱意，尽情享受着一个家庭最亲密珍贵的时刻。在我眼里这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家庭，最温暖的情意。

有一位擅长撰写娱乐特稿的编辑在其网站的首要位置配图并发表了题为《网络版“死亡直播”：狂欢，然后谋杀》一文，说《死亡日记》是“大众文化暴虐成性、嗜血成性的一个逼真写照”。说“媒体和出版社一起怀着想入天外的商业预期，一分一秒为陆 37 岁的生命倒计时着”，最终，他忍住了“眼泪和心动”，看着“相当部分的人是满怀残酷期待，饥渴着 100 天之后到底发生什么”？

我对这位编辑笔下的人性感到怀疑。因为，我看

到的与他所描述的截然不同。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如果出于“暴虐”或者“嗜血成性”，那么好莱坞的梦工厂和他的文章本身恰恰是最能吸引眼球的地方，可人性真挚善良的情感绝不会因为这些而被抹杀。譬如论坛上数千篇热情洋溢的帖子，近万封来自世界各地要求帮助陆先生的信件和电子邮件。还有一位癌症患者在写给《北京青年报》的信中说道：陆先生的日记使他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振作了起来。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师长教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事、面对灾难，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死亡是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这也包括真诚探讨死亡本身的恐惧。我时常这么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身患绝症，需要经历放射疗法、化学疗法、血液分流、插导管、感染、窒息、昏迷等种种折磨。那时我将以何种态度面对指日可待的死亡和行将结束的生命？我是应该孤独地躲藏起来，还是整天以泪洗面在哀怨中离去？

不管我们接不接受，死亡是一堂谁都逃不了的课。

感谢陆先生不吝啬生命的最后岁月，执起笔来为我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陆先生告诉了我应该如何面对痛苦和巨变，告诉了我即使面对死亡的时候也可以从容不迫，他还告诉了我，过好人生的最后几日有如书页合上，戏剧落幕，这样才有完全感和美

感。

我为今生有缘认识这么一位好老师、好朋友而
深感骄傲。

目 录

1	吾师吾友陆幼青
11	“死亡直播”
11	“死亡”让媒体发疯
29	环球新闻风暴
47	小小插曲
57	此去非独行
77	陆幼青身后的两个女性
89	商业策划还是濒死体验?
111	《死亡日记》花落谁家?
129	陆幼青:一个复杂的文本
139	中国版的《相约星期二》
155	陆幼青生死的七大谜底
177	瘦马答记者问(模拟版)
187	附录
205	跋

在那里，邪恶人停止骚扰，善良人得以休息。

“死亡直播”

Internet Explorer

与死神相约



作者简介
相关报道：
最后的礼物 榕树下瘦
马/AVA
在西园宾馆 陈村

日记：

2000年8月		3		5		9		10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0		31
9月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1		24		27		30						
10月		4		7		10										

English Version

[<<<参加讨论](#)

陆幼青先生特别授权上海“榕树下”网站独家发布《与死神相约》(日记体)的全部文字。任何其它网站不得转载、复制、编辑、改写。《与死神相约》的著作权属作者本人所有。特此说明。



-----口后页

《死亡日记》(或《与死神相约》)发布时的页面

神秘电话

按照命相书上说，新千年我会有“贵人相助”，而且同时暗示我应该挪个地方，星运会跟着来。对于一个三十五岁有了些名气和地位的我来说，显然过了信命的年龄，况且星座、命相都是听起来好玩，根本不管用的东西，打的是心理牌。

可偏偏身边有一批喜欢装神弄鬼的家伙，对《易经》、手纹、面相热情有余。那些说法一律诱惑且含混，比如：“算命的人跟我说今年是我本命年，我命太硬，该去普陀烧根香驱阴气。”云云。

尽管与上述种种没什么关系，2000年的5月，我还是放弃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同时放弃的还有我经营了三年之久的瘦马工作室，终止了频繁的

写作和长期的时尚研究，在上海作家陈村先生的引荐下加盟上海“榕树下全球原创中文作品网站”(<http://www.rongshu.com>)。那些一直与我保持亲密联系的媒体朋友一不小心发现那个非常活跃的瘦马似乎刹那间失踪了，家里的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停了，打传呼没有回应。

在他们忙于找我组稿而一头雾水的时候，我已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租了房，正而八经地在上海的 office 点卯上班了。上班的第一天，心里还在不停地犯嘀咕：网站？我可是连 ICQ、MIRC 都搞不太清的菜鸟啊。

2000 年 7 月 16 日下午，我接到上海某出版社王女士的电话，电话里讲述的一件事是我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闻所未闻的。从十数年的传统写作突然投身到 21 世纪最时髦的职业——网络，其间有着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这些秘密将在我的另一本书《我在网站 100 天》中一一展示。

王女士说她有一位朋友也是她大学时的同学目前正身患肿瘤，医生的一纸诊断判定他大限将至。他希望在离开人世前能给家人留下点什么，能够想到的最后的礼物就是将自己辞世前的所有感受写成文章，在一家网站上连载，每天刊登一篇日记，允许读者和网民跟帖、议论。他首先想到了“榕树下”网站，

因为它不带任何商业色彩，而且又是专业的知名的文学网站。这位肿瘤患者的名字叫陆幼青。

电话中我就对陆先生的不幸境遇表示了同情，并答应可以考虑将他的日记放在我们“书刊频道”进行连载。

放下电话，我的心绪一下子就乱了。十年前我热衷于报告文学并在社会上从事过大量的民间调查，也零星采访过一些濒临死亡的人，但那些大多是阅尽人生的老年人。而像陆幼青这样正值人生鼎盛期的青年，却是我从未接触过的，而他接受死亡的方式本身又是那样的刺目、极端。我相信陆幼青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且还非同一般。

我坐在电脑前迷糊了一会儿，决定召集部门人员开会。我先将这件事的大概情况作了简要陈述，然后郑重其事宣布在没有正式对外发消息之前，任何人不得将此情况向外透露。

次日下午 3 点左右，我与同事 AVA 小姐驱车前往西郊的某公寓采访这位特殊的病人。找陆先生的家费了一番周折，在方圆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三个名字类似的某某公寓。寻找过程整整花了 30 多分钟。

打开门，一位面庞瘦削、皮肤白净的女子迎出来，她介绍说她是陆幼青的妻子，叫时牧言。他们的家安置在公寓的地下室，房间宽敞，使用面积大约有

70 平米，整体布局恬静，色彩柔和，物品堆放整齐，透露出读书人谨慎、爱整洁的个性。

一位陷在沙发中的三十多岁的青年人站起身来和我们打起招呼。我猜想他就是陆幼青了。在他脖子的右侧有一块肿瘤十分突出，肿瘤鲜红、刺目。

时牧言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可乐”放在我们面前，没过五分钟就见几只苍蝇闻风而动在“可乐”的开封口徘徊、盘踞。我心里有些不适，心想：这“可乐”是没法喝了（后来碍于情面我还是喝了几口）。

我先表明我们网站对这件事的态度，陆幼青也谈了自己的初衷。经过十分钟的预热之后我们切入正式采访。出于过去的职业习惯，我拿出准备好的录音机揿下录音键，AVA 拿出数码相机拍照。凑巧的是陆幼青当时手上拿的书正是我递给他的《蚊子的遗书》，这本书是“榕树下”和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网络文学丛书。那三张被媒体广泛采用的照片后来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非议，有人认为我们是在给自己的网站做广告。

陆幼青的嗓子沙哑、声音浑浊，时牧言解释说幼青从前可不是这样，肿瘤把他这个人给整变形了。我同时注意到陆幼青萎缩的肌肉、凸出的骨骼、浮肿缺血的脸庞。从他的口中我了解到他目前还担任着上海浦东房地产展销中心副总经理的职务，5 年来一直为腮腺肿瘤所困扰和折磨。一个月前他终于对医

疗彻底丧失信心，停止了一切“拯救措施”。

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

1994年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下午，陆幼青去医院做胃镜检查，给他做检查的是位老教授，身边还跟了不少学生。看着看着，老教授的表情复杂起来，然后不时地与身边的学生用英文、拉丁文交谈。医生总是先将不幸的消息告诉病人家属，可是这回身边只有病人自己。老教授用种奇怪的眼神看看陆幼青，陆幼青顿时感到一种凶兆向自己扑来。老教授忽然直愣愣地问他：“你怎么一个人来的？”陆幼青更加证实了自己的不祥预感：“不就是一个人打个‘的’来嘛，很简单的啊。”嘴上说得挺硬，回家后就立即着手查阅有关书籍。陆幼青说：“我头脑很清醒，不是那种轻易就让别人哄过去的人，又直到今天我妻子还以为是她第一个发现我患绝症的。”陆幼青似乎有些得意。那表情看起来真让人辛酸。

诊断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胃癌中晚期”。一个活到三十多岁的人，又正值事业的高峰，如何可以相信自己即将被列入死亡名单！一旦成为病人，他就被推到一个由病情、病体、病人组成的病房。在那里接受无边痛苦的折磨，呼吸不再纯净的空气，割断与老友的往来。

1998年他第二次住院开刀。“那种病终于复发

了。”陆幼青点燃一只烟，表情阴郁起来：“中国肿瘤患者与国外肿瘤患者在治愈率上有个区别，第一次治愈率中外一样，但中国人的复发率达90%多，而国外只有50%多。一般人很难承受第二次。接下来的日子不超过两年时间，这是最长的了。肿瘤这种病与其它病不同，患者一般头脑比较清楚。我有一位朋友也是肿瘤患者，得知我开刀后身体状况不错，问我其中的奥秘。我的奥秘她还没来得及知道就走了。”陆幼青讲述时的表情平静得近乎冷酷，我想触摸他最初的感受。

“如果中国的贪官都患上不治之症，这个社会一定可以进步五十年！”

对于疾病，陆幼青有他独特得近乎怪异的念头。他的看法不仅源于自身所经历的病痛，更重要的是他竟然把病痛哲学化了。在采访中，他对我说过一句看似玩笑的话：“如果中国的贪官都患上不治之症，这个社会一定可以进步五十年。”

他讲了个故事，说有位领导三十分钟前还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散了会大摇大摆前呼后拥。这时他的一位秘书将一份文件送到他手上，定睛一看原来是某医院给他发来的医疗诊断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四个醒目的字：“癌症晚期”。该领导当场昏厥在地，面色惨白。旋即，单位领导成员召开紧

急会议讨论新的--把手的人选。有些人得病后才认识到权力是脆弱的、不可靠的，而健康的身体、宽容的心态、和谐的人际关系比什么都值钱。可惜一切都无法挽回。

所谓“财富定律”

陆幼青从 1994 年得病以来性格有了极大的转变，他对很多东西开始看淡，心平气和。朋友们得知他的不幸遭际之后，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有的发出邀请让他去某些地方免费吃住玩；有的则将到手的利润悄悄转给他。他无法领受朋友们的善意，因为让他伤心的是朋友们在确定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后就停止了与他的合作。这比任何直接的打击更为强烈。他比谁都清楚：朋友们的决定是明智的，换个角色，如果是他，他也会做出如此决定。

他是个商人，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最后的一百天，他能够做些什么呢？

“写作”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情结，尽管数年前的那篇 10 万字的小说早已搁置在摇篮中（后来有诸多出版社打起了这部小说的主意）。中文系毕业的人总有一种对文字无法言传的热爱与留恋。反复斟酌之后，他决定以日记形式记载临终前的种种感受。